

艺苑风流



远渡孤烟起,前村夕照明

老画家邓鸣亮其人其画

刘云波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湖南工业大学的校领导来到山水文园教师楼,叩门看望年逾九旬的邓鸣亮,并将代颁的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荣誉勋章挂在他的胸前,满脸沧桑的邓老容光焕发,笑逐颜开地举起右手,习惯性行了一个不规则的军礼,此刻,他仿佛回到了故乡永兴,穿越在他的画作中无数次出现过的故乡山峦、小河、木桥……

邓鸣亮今年93岁,是株洲市目前在世的最年长的艺术家,曾任湖南省美协理事,株洲工学院包装系副教授,其传略收入《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当代书法家辞典》等。

邓鸣亮1950年毕业于广美(中南美专),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后入央美做江丰研究室助教,先后师从黎雄才、关山月、江丰三位当代美术大师,也被三位大师亲切地称之为“学弟”,见过他的画作和画册的方家都说他的画风与黎、关两位岭南派大师的风格相似。只是,邓老退休多年,加以不擅炒作的秉性,这些年来逐渐淡出了美术界及评论家们的视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被严重低估。由于年事已高,邓老近年来以习草书为主,兼作少量的小幅绘画,省内外有远见的藏家都争相收购他的作品,前年秋天有慕名者登门出价8万现金,将其悬挂于家中客厅的一幅4尺写山水画收藏。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艺术作品的潜值和他不事张扬低调的行事风格也愈来愈显得弥足珍贵。

邓鸣亮一生经历坎坷,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央美读研做助教期间,曾与一位留学的俄罗斯姑娘邂逅,但结局却并不像热播的电视剧《奔腾年代》里的常汉卿和冬妮娅那样美好,而是因“苏修特务”之嫌被关进牛棚审查,文革中又被下放到河北红星汽车制造厂,在那里工作了11年之久。在工厂期间,他这个学美术创作的研究生,跨界用他善于动脑的智慧设计出了许多种车辆的外型,那些图纸至今仍珍藏他的书柜里。

冤案平反后,邓鸣亮调来株洲参加当时株洲包装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十多年来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这才得以解决。其时,株洲包装工程学院还只是一张图纸,踩在湖南工大东校区现址丈量脚下这块土地上时,展现在邓鸣亮眼前还是一片像戈壁一样的荒芜。

现在的包装工程学是湖南工业大学王牌专业,拥有国家重点教学实验点,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包装学的核心是艺术设计,既要有过硬的绘画基础,又要有超越时代的美术设计理念,邓鸣亮两者兼而有之。他在学校不但教绘画,也教美术史,培养美术及包装工程人才数以千计,被誉为湖工大包装学院的开山鼻祖。他创作设计的独特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获奖作品不计其数,为学校早期的包装学专业的教学、设计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退休后仍坚持美术创作,80多岁时仍坚持写生,那些年里,每个夏天,他都与年近八旬的妻子穿越在故乡便江的崇山峻岭之中,他

们要在那里待上个把月,用老教授自己的话说:“最好的休息就是于大自然中写生”。邓鸣亮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美术家。在大学的课堂上,他既讲授国画、书法;也讲授中国绘画史、中国工艺美术史。对画史、画论、画评、画法都做过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他的画庄重、大气,他的书法遒劲有力,作为一位山水画家,他从不画自己没有见过的景物,我见过他的写生小样,无限江山,笔墨所到之处非常的精细。

邓教授这位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虽然曾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和冲击,但他爱党、爱国之心终身不变,用他的画笔赞其德、颂其美,立志为祖国山河立传,饱含深情地创作每一幅山水作品,把自己对党和祖国热爱眷恋之情传递到每一个观画者的心上。

退休之后每年回老家永兴,他都带着画具,在便江沿岸的山水之中徜徉,每见胜景便取出画具将这些景色随时记录下来,他时时记录,处处留心,使得自己得以完整而真实地把握便江的山水景色。这些写生经历奠定了他山水画的特色——精心设计构图,从近处依次递进,远处利用淡墨晕染,晕出远去云山的朦胧,作品雄阔,色彩清秀淡雅,让观众的眼神徘徊于前景与远景之间。

故乡永兴是邓鸣亮一生的情结,也是他心目中最美的山水,《奇丽的便江》《小镇新晖》便是这样的写照。我感觉到他的画中既有景又有情,他的《天山》系列画作,气魄之壮阔、神奇,那层层叠叠的皑皑白雪,使观者心灵受到净化。他的老师关山月先生赞邓鸣亮的山水画既有古人的风骨,但同时又是他自己的山水。他用工艺美术笔法取代传统的皴擦,创作了《朝行马峡》《大江东去》等美术作品,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湘湘美术界占据了重要的一页。

“我一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坚守乡愁和初心就是我的归宿。”这是邓鸣亮在90岁时自撰书写的悬挂于画室案前的条幅。

我与邓老教授交往是听闻其声,后见其人,我父亲留下的几幅画中,有一幅邓教授的作品。那是1987年方毅副总理来株视察工作时,邀请当时株洲美术界的几位老画家一同创作时留下的。近几年,我随老同事黄开存几度拜访邓老,看他写字作画,与其倾心交谈,除了领略他的艺术精神外,更了解到他的高尚人品。

他自己已到了望百高龄,却每年清明回一次故乡,给父母扫墓,孝心可鉴。只要走得动,逢年过节他总是登门去拜谢那些曾经帮助他的人。记得有一回我们去他家,他正为找不到一位老同乡的电话而心焦,他说:“以前我在长沙住院做手术,得到过别人帮助,两年没有联系上老友了,总觉得对不起人家。”

他喜欢小酌,酒后兴致更浓,谈到作画写字,他说会一直坚持到拿不动笔的那天为止。

“远渡孤烟起,前村夕照明”。笔耕墨耗,读书静养,既是邓老的学者风范,也是他人生的价值取向。



邓鸣亮作



谭氏家庙

株洲风物

千年祠堂万年坊

漫谈茶陵秩堂的祠堂与牌坊

龙雷哲

在中国,祠堂是国人灵魂的栖息地,是孝道文化的发源地,是地域文明的传承地,是休闲娱乐的活动地;而牌坊,则是祠堂的旗帜,是村落的图腾,是文化的象征,更是族人的灵魂。

茶陵秩堂,因境内彭氏宗祠“秩叙堂”简称而来,现有完好无损的宗祠牌坊69座,而历史上出现记载的宗祠家庙牌坊纪念碑共有239座,是茶陵,乃至整个湖南宗祠牌坊最多的乡镇。

人才辈出的宗祠后人

欣赏秩堂的美,不能不看宗祠牌坊。谭姓为秩堂第一大姓,“谭氏家庙”也最为富丽堂皇,且分祠子祠众多。大规模的宗祠家庙还有李家祠、彭家祠、刘家祠、龙家祠、陈家祠……这些祠堂年代久远却庄严肃穆,门前大柱上刻有家庙楹联,为一族之古训,虽沉默不语,却以一种无可言喻的姿态教导着族人,也庇护着子孙后代的福祉。

祠堂最早叫家庙,不仅是祖宗牌位的安放之地,也是地方议事、集议、修谱、演戏、休闲、娱乐、惩戒扬善打官司的场所。秩堂姓氏那么多,村落要集会,要议事,要接待,要设宴,要读书,要敬祖宗,没个地方不行,于是就集资兴建祠堂,而且各姓氏村落互相攀比,祠堂就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鲁班经》说:“凡造祠宇为家庙,前三门,次东西走廊,又次大明楼,茶亭、寝宫……”秩堂的祠堂正是按这种格局建成的,中轴对称布局,总祠有三进,五进者,分祠至少两进,鲁班所述的大门、仪门、走马廊、大明楼、茶亭、寝宫、露台、天井等一应俱全,雕梁画栋,巍峨壮观,显得庄严肃穆,又呈文彩风流。

祠堂也是中华民族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宣传栏,每座祠堂都有本族共同的思想信仰、价值标准、典章制度、公共财政和公共福利,为了鼓励本族子孙读书

“谭氏家庙”与“中宪大夫牌坊”

在秩堂,最具代表性的祠堂是毗塘的“谭氏家庙”,而最具典型性的牌坊则是皇图的“中宪大夫牌坊”。

毗塘“谭氏家庙”,又名“云阳世家”,为五进宗祠,依次为前檐机斗、戏台天井、樟伦堂、钟鼓楼、藏书阁,庭廊广阔,后栋设龛,奉祀始祖德崇公。前檐正门上书“谭氏家庙”四个金色大字,笔力遒劲,机斗坊上书“云阳世家”四字,左右两旁另设两小门,门前各有两座石象狮,彰显宗祠的威严。左右两边还建有附祠,整个布局呈“品”字型,庄严恢宏。内设藏书阁、钟鼓楼,有藏书、景阳钟、太平鼓、象足虎头鼎等宝物。

“云阳”指茶陵天标云阳山,代替茶陵,“世家”则指世代有做大官的人家和名门望族。谭氏家庙建成于明代万历年,原牌匾与祠堂经世累年,风雨沧桑,至清代延请高陇族人、翰林编修、两广总督、吏部尚书谭钟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之父)撰写“藏书阁”是谭氏家庙的后殿,共三层。一楼大厅为寝成堂,主要奉祀毗塘谭氏列祖列宗,两边是厢房。二楼两边同为厢房,中间大厅为“魁星楼”,专门储藏世家历代的救命诏书、褒奖赠封和金榜题名、升迁晋爵的丹青。三楼为观景楼,楼前檐是享誉悠久的“百鸟朝凤”。因谭氏家庙是按“步步高升”的地形设计建造,所以“藏书阁”处于祖祠的最高处,因其设计优美适用、建筑艺术精湛、人文厚重、维修保护良好,而成为世界谭氏族人寻祖之祠,也是著名的地方文物保护单位。

科考、光宗耀祖,严防族人数典忘祖、不守规矩、不行孝道,往往有详细厚重的奖惩制度。从这些祠堂里走出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如南宋文状元元马公谭斗南,元代状元李祁,明代首辅大学士李东阳、文渊阁大学士张治、钦差大使谭玉瑞、浙江按察使廖希颜、四川巡抚谭希思、四川龙安府知州龙庆云,清代协办内閣大学士彭维新,民国中将彭国栋、少将彭国津,共和国革命老干部陈希云、彭柏山,共和国开国少将龙书金、谭文邦、李振声,当代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彭小莲,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水林、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高职称评定委员会专家刘次林等……

这些地标式的建筑承载着千百年来姓氏村落所形成的规矩和文化,不仅成为秩堂的独特风景,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家族的心灵圣地。

秩堂人奉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充分利用祖宗家庙兴办私塾,且执教甚严,经常“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相传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途径秩堂夜宿麦庄,时至深夜却闻得村中书声朗朗、翰墨飘香,于是即兴题匾村名为“墨庄”。有道是“学士文名传乡里,从此儿郎好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秩堂读书人最远大的梦想。

而矗立于皇图村龙家祠前面的牌坊,则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整体高5层12米,基座宽11米,主要以花岗岩块状建筑而成,坊上所有的牌匾采用质地细腻的青石板作浮雕,穿雕的匾额刻有三顾茅庐、桃园结义、关公挑袍、长坂坡、甘露寺、空城计等三国人物故事,所有人物、花卉、鱼鸟图案神态各异、栩栩如生,雕刻疏密有致、玲珑剔透,制作精细,巧夺天工。牌坊始为旌表龙家屋六房基祖、明代隆庆年间任苏州同知、后升任四川龙安知府、被造封为“中宪大夫”的龙庆云进士而建,后来被皇上敕封或造封为“中宪大夫”衔的还有明代万历进士龙文明、龙汝霖、清代康熙进士龙德中,在清代嘉靖二十三年重修龙家祠牌坊时更名为“中宪大夫坊”。牌坊造型庄重大方,气宇轩昂,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观赏价值,历经近五百年仍保存完好,实属罕见,2002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秩堂的祠堂文化、牌坊艺术,古老而深厚,既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中国的宗族文化与宗法文明,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彰显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而且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更新了宗法观念与活动功能,对国泰民安、地方和谐、宗法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以,每个祠堂的后人,都要珍惜祠堂牌坊,敬畏祠堂牌坊,从而依礼尊制,奋发图强,激励后人,创造辉煌。



中宪大夫石牌坊

文化快评

李子柒只是李子柒 何必强加太多

西坡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我才知道李子柒是谁。当时有朋友无意间提起李子柒,说这个“大山里的女人”现在有多火。我基于一个评论员的职业本能质疑道,如果她真的享受山里的生活,为什么一举一动都要拍下去追求点击量呢?

网络直播时代的李子柒,不是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也不是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她没有那么严肃,“李子柒”三个字现在就是一个商业品牌。

但是后来看了两个李子柒的视频,我却没办法讨厌起来。你不得不承认,视频里的时光是美好的,哪怕她是在演,哪怕有助手在镜头外帮忙,你也愿意相信世上有这样一种生活。我突然想到,对观众来说,这就不够了吗?

观众在快节奏、高强度的都市中,抽空观赏一下山中日月,可以放松疲惫的身心,而李子柒在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可能早已满世界买买买了。大家各取所需嘛,只要李子柒小心一点别破坏人设,每个人都是幸福的。或许,反而是那个板着脸质疑李子柒的板着脸较劲了。

不过我没有意料到,李子柒还能跟“文化输出”挂上钩。前几天,李子柒不是文化输出上了微博的热门话题。原来有好事者发现李子柒在Youtube上已经有七百多万粉丝,粉丝来自全世界各地,每个月还能赚大几十万美元外汇,进而论证这是非

常成功的文化输出。反驳者则认为,把李子柒说成文化输出是过分抬高,李子柒代表了不了中国。

这场争论很无聊,辩论双方是在玩白马非马的文字游戏。大家对文化输出的定义不一样,所以李子柒一会儿是一会儿不是。比如有人反对过分抬高李子柒,可是这算不算过分抬高“文化输出”呢?成功的文化输出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李子柒的镜头里当然不是“真正的中国”,更不是真正的中国农村,李子柒的受众也不在农村。视频里呈现的精致生活,迎合的是城市青年的审美。但有人说李子柒之所以受外国人追捧,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田园”印象,则未免有点受迫害妄想症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跟外国人的“刻板印象”没有一毛钱关系。

而换个角度来说,李子柒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已经获取了实质的商业利益,又何必再用文化输出的名头再颂扬一遍呢?变着花样吹捧赢家是媒体的毛病,被打脸多少次都改不了。

最重要的是,李子柒或李子柒团队并没有说要代表谁,也没有要搞什么课题,外人何必多此一举呢?李子柒的岁月静好未必必然真实,但有一点,她的梦想不妨碍他人的梦想。把太多东西强加到这个女子身上,不管站在哪边都已经输了。